

麗水文史資料

(第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丽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丽水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内部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丽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三月



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

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于
1952 年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目 录

回忆抗美援朝战争.....	杨宪洲(1)
我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三次战役	高步连(13)
坚守 938.2 高地的五个昼夜	程龙义(18)
峥嵘岁月,无悔年华.....	季宗希(21)
汉江渡口阻击战	汤明然(28)
打败美王牌军陆战第一师	何奎富(32)
忆上甘岭战役	李亚林(35)
激战上甘岭的序幕	高胜天(38)
难忘的岁月—抗美援朝战争摄影采访散记	高胜天(41)
中朝人民鱼水情	林 湘(49)
谱写人生历程的青春乐曲	陈碧瑜(57)
战斗在三八线上的文艺兵	程道德(65)
金城反击战	叶根德(69)
战友之情,铭记在心.....	叶根德(72)
阿妈妮,我们怀念你.....	叶根德(76)
击敌机,护桥梁,高炮部队显英豪	陈沛然(79)
安全转移	刘志力(82)
救命之恩,终身不忘.....	曹子平(84)
忆抗美援朝战争时难忘的几件事	李 荣(87)

上甘岭战役中的运输线	王元龙(89)
抢修公路保运输	李 义(91)
烈火熊熊勇救朝鲜儿童	李 义(93)
自愿报名赴前线	王发祥(95)
秋季政治攻势	王发祥(97)
听毛主席的话,参军抗美援朝.....	潘鹤清(99)
回忆抗美援朝动员参军工作.....	朱增德(103)
革命风浪育新人	吴学融(106)
为了祖国,我献出了两位亲人	王献英(109)
拜别慈母从军去	吴国葆(111)
人生途中一段值得自豪的回忆.....	陈进轩(117)
积极防御,短促突击	陈 伟(126)
钢铁运输线上的水下浮桥.....	王 荣(128)
回忆抗美援朝二三事.....	黄兴琪(130)
保证军马在战斗中的作用.....	刘 忠(138)
中朝人民的友谊之情.....	刘 忠(140)
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	李初祺(143)
上甘岭战役荣立战功.....	李 树(145)
丽水畲族人民积极参加抗美援朝.....	蓝云飞(147)
回忆抗美援朝.....	蓝 升(149)
忆在朝鲜战斗的日子.....	蓝官德(152)
怀念我的父亲钱品凡.....	钱金水(154)
炮击无名高地	王贤珪(156)
协同步兵歼灭侵略军.....	曹子进(158)
火线上抢救伤员.....	张锦峰(161)

护送伤员历险记.....	陈三林(163)
为了和平 为了祖国.....	赵 齐(166)
松树梁战斗.....	屠德森(169)
抗美援朝运输线上的汽车兵.....	方时高(171)
克服困难,完成运输任务	颜元富(173)
我在朝鲜战场上.....	吕禾生(175)
雪夜过河.....	武立承(177)
参加上甘岭战役的点滴回忆.....	陈其昌(179)
青石山阵地争夺战.....	熊水发(181)
我的回忆.....	徐礼斌(183)
运送伤员回忆片断.....	赖良恕(185)
抗美援朝两次作战的回忆.....	徐仁林(187)

附录:

丽水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人员名单.....	(189)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外地籍在丽水的人员名单.....	(203)

回忆抗美援朝战争

杨宪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 10 个月，美国就纠集了以其为首的 16 国侵略军，打着联合国旗号介入了朝鲜内战。

侵略者在仁川登陆得逞后大举北犯，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遣第 7 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航空兵侵入我东北边境进行轰炸，其图谋是昭然若揭的。占领朝鲜只是它们登上了一块跳板。

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时，我们 12 军尚在川东、黔北一带执行剿匪、警备和修筑成渝铁路的任务。我所在的 34 师 101 团是在 1950 年 12 月下旬奉命出川，在滴水成冰的时节到河北集结。又于 1951 年 3 月 21 日夜，正是皓月当空时跨过鸭绿江，进入烽火连天的朝鲜国土。一江之隔的朝鲜，几乎所有城镇都被夷为平地。这里，“夷为平地”决不是信手拈来的一个形容词，那些城镇确实连断垣残壁都不剩一点。这些城镇被摧毁的同时，曾有多少生灵被葬身火海？

经过 18 天的昼伏夜行，通过层层敌航空兵火力封锁区，我们进入待机地域——伊川。进攻前的准备首先是吃的，我们领来了高粱米、黄豆、玉米等杂粮，借用当地老乡的锅炒熟，磨成粉，装进粮袋——这就是当时称为“炒面”的主粮，吃时用水调和，或者干脆抓一把直接送进嘴里。后来曾有一首颇风趣，

也略有牢骚意味的顺口溜流传于连队，道是：“过了鸭绿江，罐头吃得香；过了三八线，冷水拌炒面。你看可怜不可怜？”其实，所谓罐头吃得香，也不过在过江时，每人发了一个猪肉罐头，一个班每次开一个供全班下饭；至于第二句，拌冷水的炒面，在连续作战的情况下还不能保证供应。

4月22日至29日，我们军参加了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个击溃战，在我军的连续突击下，敌全线撤退到汉城、北汉江和昭阳江以南地区，而我们部队则已出现断粮现象。经休整补充后，于5月15日我们军又参加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

朝鲜战场上，我军所依恃的优势就是一支正义在握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所具有的艰苦卓绝、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作战精神。而我军的劣势则是技术装备无法与敌相比拟。当时敌掌有全部制空权，敌地面炮兵占压倒优势。而我军，除了随伴步兵的82、60毫米迫击炮能发挥有限的火力支援任务外，入朝前夕装备到步兵团的120毫米迫击炮，因骡马不堪驮载，常常行军掉队，战斗结束才上来。而一些加强到军、师的汽车牵引的、射程较大的榴弹炮、野炮，因为目标大，极易遭敌机袭击，白天无法行动。而且由于侦察手段落后，攻击开始时，即使勉强到位，射击也常常是盲目的。所以我军的作战基本上是单一兵种的强攻。

由于敌握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对我后方运输线采取所谓“绞杀战”，造成我军后勤保障上的极端困难。我们军从过江到进入待机地域，运输工具已损失70%。

在战法上，为扬长避短，我军在战术上采取夜战、近战和

利用敌军部署上的间隙和暴露的翼侧实施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大胆穿插迂回，才能断敌退路，形成包围态势，才能歼灭敌有生力量。五次战役中，由于朝鲜中部地形狭窄多山，南北向道路少，因此单一兵种的穿插部队常常在敌密集炮火的拦阻下，突破敌层层防御，前进速度迟缓，最后往往形成对峙状态。即使包围了敌军，也由于火力，尤其反坦克火力薄弱，使被围之敌利用白昼在坦克掩护下突围逃跑。

在经过 1—4 次战役的较量，美军被我军打得晕头转向，节节败退，被逐回到“三八线”以南。1951 年元旦这一天，当时美军总司令李奇微曾亲自乘吉普车到汉城以北公路上拦阻象雪崩一样溃退的联军。士气低落，厌战是敌军无法克服的弱点。但战法上，敌军也摸到了我军的弱点和作战规律：单一兵种；由于作战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后方保障，粮、弹、物资全靠作战人员随身携带（当时每人负重平均达 25—30 公斤），因此每一战役持续时间只能是 7—10 天左右，届时，不论战役任务能否达成，必定要停止进攻，后撤补充物资。故敌称此为“短命攻势”。其后来对付我军的手段是：远距离上用航空兵，用密集的炮兵火力杀伤我运动接敌的部队，待我军抵近到能发挥步兵武器作用，能实施猛打猛冲时，敌军往往放弃预设阵地后撤，并作紧缩配置，减少空隙以防我军穿插。待战役进行到一周以后，我军大量减员，且粮弹告罄，部队疲惫不堪时，敌即投入以坦克为主的快速预备队进行反突击。加上我军受前几次战役辉煌战果的鼓舞，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以上就是五次战役我军不能达成大量歼灭敌军的预期目的并遭受一些损失的主客观原因。

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5月16日夜，我军突破昭阳江后，彻夜运动于敌密集的层层炮兵拦阻火力之下，团后勤处我们同期从丽水入伍的王伟良同志牺牲。5月20日夜，部队在穿插前进中于翌日拂晓被阻于新村，我团政委臧克力同志（解放丽水战斗的团副政委）牺牲，与我同期入伍的宋武、张金铃同志也于同日牺牲于新村。我们同期入伍先后分配到101团的共4人，丽水籍、永康籍各2人，至此，除我外3人全部牺牲。

结束五次战役后，我部奉命北移谷山休整。

经过一个多月苦战，又经过若干天行军，一夜，我们涉过大同江，进入一个深山沟的村庄里宿营。那两天，我们除了吃饭就是睡，沉沉睡了一天两夜，初步偿还了这一个多月欠下的瞌睡债。第二天清晨，当我终于完全清醒了时，人仿佛大病初愈一样乏力。这时我才发现这一家有非常洁净的炕面，步出门外，满目是暮春时节的绿荫，水沟旁的桑树上结满了饱满的紫色的桑葚，竹篱内长着肥嫩的白菜，菜圃一角竟有一株芍药开出钵子般大的鲜花，令人惊诧战争年代的朝鲜竟还有这样美好的角落，仿佛进入了桃花源世界。

人们在极端紧张、劳累的战斗中，除了当时相当普遍的因营养不良而下痢外是很少有人生病的。一旦进入休整地区，神经松弛下来了，疫病就乘虚而入，不少战友却被疾病夺走了生命。

还由于长时期食物不足，营养不良，部队患夜盲症的人很多，一个连往往是多数人患了此症。夜间，连队集体去粮站领粮，就象成串的盲人一样，一个牵一个。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

仍能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旺盛的斗志，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休整期间，我也因患回归热被送往野战医院治疗。野战医院就设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在一个废弃的厨房地上铺一层稻草就是我的病床。条件虽无法再简陋，医护人员的工作却是尽心尽力的。

病中，人的感情变得很脆弱，我想念起家人，又无端想起家乡的盛夏，黄昏时，人们在自家门口地上泼上水，抬出小饭桌全家围桌吃饭的情景，仿佛那也是非常美好的。当回顾不久前的战斗，一些朝夕与共的战友从此消失了，也产生了后怕心理。

当然，身体迅速康复了，精神又振奋起来了，又急于想回部队。在病愈归队前的一个黑夜里，无意中在两位护理员的谈话中辨出了乡音，一打听，果然是两位过江入朝不久的丽水籍战士。那时，在志愿军中，祖国这一观念是非常强烈，非常神圣的。尽管我们入朝也不过半年，却仿佛远涉重洋的游子一样，马上向他们打听家乡的变化。当时两位老乡很高兴地告诉我：文昌阁新盖了一座电影院……。那确实令人鼓舞。在这以前，丽水没有一座影剧院，戏园都设在诸如鲁班师庙、文昌阁、东狱宫这些庙宇里。而电影，抗日战争时只在万象山脚放映过一些断断续续的无声纪录片。1938年12月在文昌阁的一次纪念活动中，因戏台屋梁塌下，观众从大门的高台阶上蜂拥而出，酿成践踏死亡28人的惨案。我那时7岁，那晚兄弟3人也曾挤在里面，因为会后有文艺演出。后来因为实在拥挤不堪，又因为秩序很乱，主持人在台上训斥不歇，我们才恋恋不舍地

离开文昌阁，刚到家，惨案就发生了。现在，丽水也有了专用的电影院了。他们还讲了那里又新建了一座碾米厂等等的。那一夜的邂逅，尽管我没有请教他们的姓名，在夜暗中也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印象却至今未泯灭。

我们在谷山休整了4个多月，其间补充了大批新兵，其中就有不少丽水籍战士。

10月下旬，我部奉命开赴金城前线，接替友邻部队担任防御任务。

这时，根据对敌我力量的客观分析，根据朝鲜地形特点，党中央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在执行防御任务中，志愿军战士硬是用双手，使用大锤、钢钎、炸药、雷管、导火线这些工具器材，掏空处于“三八线”上的各个山头，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钢铁阵地，有效地抑制了敌炮空火力优势，保存了我军的有生力量。

当时，我军作战的基本方式是：当敌军进攻的炮火准备开始时（几乎是例行的，持续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的密集的炮火轰击），我前沿分队除留少数观察哨监视敌人外，其余均进入坑道隐蔽。待敌炮火向我纵深延伸，同时开始步兵冲击时，我观察哨发出信号，前沿部队跃出坑道，依托表面阵地的工事和有利地形，在步兵武器有效射程内杀伤敌人，击退其进攻。

敌人则常常采取连续的进攻，一日多达十多次，投入兵力也逐步增加，最终使我防御分队伤亡、消耗过大，疲惫不堪时逐占领表面阵地，我军则暂时退守坑道，尔后配合地面部队的反攻，里外夹击，恢复阵地。就这样对前沿阵地的反复争夺中和开展的冷枪冷炮运动中歼灭敌人，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

“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术思想。

世界军事史上曾有“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中东战争中的巴列夫防线均可说明这一论点，但志愿军所据守的“三八线”防线却成为一个中外军事史上的例外。

我于1951年年底曾奉调回国，到河北高邑军随营学校学习。经20多天行军，1952年1月17日我回到鸭绿江北岸的安市市（现称丹东市）。一回到国内，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人们的生活节奏放慢了。人们在阳光下，悠闲地、甚至三五成群地在街上踱步；夜间，所有的窗户都透出光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派既亲切又有些陌生的和平景象。

同年8月，我再度报名要求去朝参战，经批准后，我们第二次入朝了。这时朝鲜战场状况出现了很多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我们开始有了一支年轻的、驾驶米格-15战机的空军，有效地夺取了后方的部份制空权，使前方的供应有了很大的改善，结束了冷水拌炒面的时期。我们入朝的行军行列也改为大白天沿公路两侧大模大样地行进了。在前线，我军炮兵数量也大有增加，加上火力前重后轻的配置和集中使用的原则，在重点战斗中炮兵火力还能形成相当的密度。尤其是，在较为稳定的战线上，我军步炮协同能力大大提高了，因此炮兵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为在防御中主动出击，积极歼敌，1952年9月6日傍晚，101团以其7连（即我在《黑桥战斗始末》一文中提及的，在黑桥战斗中担任主攻的连队）对桥岩山东端的690.1高地东北

侧无名高地(我们赋予其代号为 618 阵地)之敌出击。经密集的炮火准备后(当时还有几辆坦克参加了直接瞄准射击)一举全歼守敌,占领了 618 阵地。攻击分队一面不断击退敌军连续反扑,一面立即构筑坑道。在以后的 618 阵地反复争夺中,101 团丽水籍战士牺牲的有:

9 月 12 日,2 营 5 连战士刘树生同志。

9 月 18 日,1 营 1 连战士施云奎同志。

10 月 7 日,2 营 4 连战士叶寿其同志。

10 月 17 日,1 营 1 连战士何合亮同志。

我部完成了持续一年多的金城防御作战任务后,将防务移交友邻部队,于 11 月 1 日开始陆续撤出阵地。撤出阵地的那一夜,战场非常平静,当我们脱离那满山遍野弹坑重重叠叠的阵地,行军经过一个村落时,看到水沟里泡着朝鲜特有的小水缸,看到收割后的稻茬田,闻到牛粪的气味,都觉得分外的亲切。

还在部队移交防务之际,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发生了。我们军在 15 军胜利的基础上接替他们参加上甘岭后一阶段作战。我们团在向休整地区行军途经中村时奉命停止待命。后因战役已胜利结束而继续行军至谷山休整。我们同期从丽水入伍的高胜天同志,时任 34 师宣传科摄影记者,参加了上甘岭战役。

在谷山,部队构筑了有热炕的越冬掩蔽部,领来了充足的主副食(后勤部门都有保证部队成员在休整期间平均体重增加多少的任务和计划)。我们都参加了一种称之为“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集训。这时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慰问品也发到

了每人手中。正当我们喜气洋洋地准备过了春节开展向文化大进军时，朝鲜战场又出现了新的动向，美军为了摆脱朝鲜战场僵持不下，仆从国分崩离析的困境，准备孤注一掷，对朝鲜北部东至元山，西至安州的蜂腰部实施其在二战中和侵朝初期拿手的两栖登陆作战。我们又奉命在冰天雪地中奔赴元山组织抗登陆防御，当时称这一战为“过关战”，意即这是决定朝鲜战争胜负的最后一决。部队以超体力的劳动，争分夺秒地构筑了贯穿所有山头的坑道工事。这期间在“三八线”的志愿军又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夏季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美国终于认识到，在朝鲜战场上，面对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它们不可能得到它们想得到的东西了。1953年7月27日终于实现了停战，我军胜利结束了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的反侵略战争。

停战是在这一天的12时零分开始的，这一天下午，仿佛耳根也清静了，那不时振荡空气的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消失了。晚上，我们取掉了用以遮光的厚窗帘，让光亮在山沟里闪烁。

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承认自己担任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角色，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这就是历史的裁决。

1954年4月，我随部回国，调驻我五年前离家出征的第一站——金华。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已经43年了，回顾这一战争总能令人热血沸腾。

我们这一代人，只要读过几年书，总能从教师口中知道一些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屠杀、掠夺、奴役我国

的历史，而八年抗战则是我们直接身受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军在丽水犯下的罪行也是罄竹难书的。我家就两次焚于日机轰炸，那时我还是儿童，站在自家热气灸人的火烧场上，默默地从瓦砾中刨出烧得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件，那情那景是永世不会忘的。尤其是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在狂轰滥炸丽水县城后首次出兵陷之，百姓倾城外逃，当时的保安团无力保卫人民，反而在山洪暴发瓯江水猛涨时，控制全部渡船，抢先撤至江南。日军盘踞县城两个月有余，每日纵兵四乡烧杀掳掠，所到之处，几如入无人之境。日军撤后，城内尸骸成丘，尸水横流，杂草遍于街巷，惨烈的情景仿佛不是人世间。这一役，当时政府没有任何统计资料，而美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的司令部报告中述及此役时，称：25万人死于此次日军对处州的进攻（注）。自然，精确的统计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朝鲜战场捷报频传时，国人扬眉吐气，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就象烈火一样迸发出来。1951年春，丽水青年踊跃参军，300多人出国参战，61人为保家卫国捐躯异域，其中有新婚燕尔即告别亲人出征并一去不复返的。

在一去不复返的战友中，王伟良同志是1950年才分配到101团的，我们接触却很少，在这以前只能说较为面熟。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修长的身材，清秀而和善的面庞，沉默寡言，仅此而已。五次战役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一度曾猜测他已牺牲，而证实这一猜测的却在44年以后，即1995年，我在翻阅《丽水市志》时，在烈士名单中看到他的名字和牺牲的确切日期。

我另一位同期入伍的战友缪寿云同志，我们两家相距不远，印象中仿佛他仅有一祖母，开了一爿小米铺，祖孙相依为

命,但他却毅然参军走了,开始是当卫生员的。解放战争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也结束了,我却始终没有见过他,不知他在何方?是否还活着?突然,我却在“揭批查”时期家乡的一张街头大字报上,无意中找到了他的踪迹;他后来转业了,在家乡的那个公社医院任院长,“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打死了。原来如此……

王伟良等同志为之捐躯的事业是长存的,因此他们虽死犹存。而缪寿云同志在严酷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却在自己的家乡死于那场完全是人为的浩劫之中,令人悲愤不已。

1975年春,当那一班只顾邀宠、不顾人民死活的政治丑类飞扬拔扈至极,并且接近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时,我站在万象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我凡回故乡探亲,总要去纪念碑前凭吊一番的)沉重地感到先烈们的鲜血将白流了。

当然,结果都还是光明的。

我还有过几次,在家乡的穷乡僻壤,偶与一些终年劳作的农民交谈,常常意外地发现他们中间的某一位也曾是当年的志愿军战士,叙起来竟是同一师,还有是同一个团的战友,令人感慨不已。他们在当年保家卫国时是曾经以生命相奉献的。

现在,我已年过花甲,在杭州离休多年了。有时路过西湖边的湖滨公园,见到一些爱好越剧的中老年人,自发地聚在公园一角,以传统的唱腔演唱一些越剧片断以自娱,也有不少爱好者饶有兴趣地围观赏识,我会欣喜不禁地,仿佛有所发现地想:这不就是太平盛世吗?这不就是歌舞升平吗?它远远超过了战乱年代人们所期望、所祈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国内持续百年的战乱,使